

世界经典儿童小说·故事珍藏文库

海蒂

HEIDI



□ 新世纪出版社 □

蒂海

【瑞士】约翰娜·施皮里/著

戴茵译



□ 新世纪出版社 □

责任编辑:符绩才

装帧设计:宋建华

责任技编:王建慧

海蒂

[瑞士]约翰娜·施皮里 著

戴茵 译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25印张 160千字

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7000册

ISBN7-5405-1700-X/I·198

定价:12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。

责任编辑:符绩才

装帧设计:宋建华

责任技编:王建慧

丛书策划:杨 柳

世界经典儿童小说·故事珍藏文库

金银岛

苦儿流浪记(上、下)

汤姆·索耶历险记

月亮宝石(上、下)

哈克贝利·芬恩历险记

雾都孤儿(上、下)

所罗门王的宝藏

好兵帅克(上、中、下)

鲁滨孙漂流记

海蒂

王子与贫儿

汤姆叔叔的小屋

三个火枪手

丛林的故事

野性的呼唤

套中人

目 录

第 一 章	山上的草场大叔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爷爷的家 ·····	18
第 三 章	羊儿的天地 ·····	28
第 四 章	做客婆婆家 ·····	45
第 五 章	不速之客 ·····	62
第 六 章	新日子的新过法 ·····	75
第 七 章	罗童美小姐的烦恼日 ·····	85
第 八 章	大屋里的大乱子·····	103
第 九 章	塞舍曼先生的新见闻·····	116
第 十 章	来了一位奶奶·····	124
第 十 一 章	海蒂的得与失·····	136
第 十 二 章	闹鬼·····	143
第 十 三 章	山中的夏夜·····	157
第 十 四 章	礼拜日的钟声·····	177
第 十 五 章	远游的准备·····	193

第十六章	有客自远方来·····	202
第十七章	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·····	213
第十八章	德夫利的冬天·····	224
第十九章	隆冬时节好读书·····	238
第二十章	远方朋友的消息·····	249
第二十一章	爷爷家的日子·····	269
第二十二章	意想不到的事·····	279
第二十三章	重逢有日·····	296

第一章 山上的草场大叔

古老的梅茵菲村景色优美，绿荫丛中，一条小路从村中蜿蜒而出，通向山脚。大山巍然耸立，俯瞰着这边的谷底。沿着山路往上爬，四周的景物越来越荒凉，走不多远，爬山的人就会闻到花草的芬芳，那是低矮的小草和茁壮的山地植物。这条陡峭的山道，一直通向高高的峰顶。

这是六月的一个早晨，风和日丽，却见狭窄的山间小道上两人正往山上爬；其中一人是个模样健壮、个子高高的姑娘，她手上牵着一个女孩，小女孩实在是太热了，晒得黑黑的脸蛋上依然泛出了一片红晕。这也难怪，因为在这种六月的大日头下，她居然穿着严实的冬装。她看上去顶多不过5岁，可是她的体形怎样，却让人摸不清底细，因为她身上的裙子即使没有3条，也肯定有两条，一条套一条地穿着，外面还裹着一块厚厚的羊毛围巾，这样一来她那小小的身子就不成形了。

她那小脚丫上套着一双笨重、钉了脚掌的山地鞋，就这么慢慢地、费劲地、冒着酷热往上爬。她们两人从谷底出发，准走了足足一个小时，才来到这个位于半山腰的小村德夫利。两位行路人一到德夫利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，窗户里、敞开的大门中、屋外到处都是招呼她们的声音，原来那位大姑娘现在回到了老家。不过，她并没有停下脚步去回应朋友们的大声欢迎和提问，反而一刻不停地往前走。村里的宅子四处散落，她走到最里面一栋屋子前时，屋门里传来一声招唤：“黛德，等等；要是你上山的话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”

于是那姑娘站住了跟她搭话，小女孩立刻松手坐到地上。

“海蒂，你累了吗？”她那同伴问道。

“没有，我很热。”小女孩答道。

“我们马上就要爬到山顶了。勇敢点，没有多远了，加把劲迈开步子，走个把小时我们就到了。”黛德给她鼓气。

这时，一个模样和气、身材敦实的妇人加入了进来。她和她的老朋友立刻滔滔不绝地聊起德夫利村村里村外的种种人事，她们走在前面，小女孩跟在后面慢慢走着。

“你带着这孩子要去哪儿啊？”那位新加入进来的

人说，“我猜她是你姐姐留下的孩子吧？”

“是啊，”黛德回答说，“我要把她送到大叔那儿去，她得住在那儿。”

“这孩子要跟草场大叔一块儿住吗？你一定是疯了，黛德！亏你想得出！不过，那老头会立马把你和你这想法一古脑儿打发回家的！”

“他不能那样干，想想吧，他是孩子的爷爷啊。他应该为她做点事啦。直到今天都是我在照顾她，我跟你说，巴贝尔，眼下我刚碰上个机会，可以换个好地方，我可不打算放弃，这也是为她好。现在该做爷爷的来照看她了。”

“要是他跟别人一样，事情就好办了，”敦实的巴贝尔温和地反驳道，“可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瞧他会怎么对待一个孩子吧，何况还是一个这么小的小孩！这孩子不可能跟他生活下去的。可你究竟想去哪儿呀？”

“去法兰克福，那儿有个好得不得了的位置等着我呢。”黛德回答说，“我要去找的那些人去年夏天来过温泉，当时我的活儿就是为他们清扫房间，他们那时就执意要带我走，可我没法脱身。现在他们又来了，旧事重提，所以我决定跟他们走，是你也会下决心的！”

“我真高兴自己不是那孩子！”巴贝尔做了一个鬼

脸，大表同情。“山上那老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世上也没谁弄得懂！他可是不跟人打交道的，一年到头也没见他踏进过教堂一步。隔上一段日子，他倒也下山来，可人人都躲开他和他那根大棍子。瞧他那灰白的浓眉和满腮帮的大胡子，光看看他就怪吓人的。他蛮像个异教徒或者印度的老头，愿意单独跟他会面的怕是不多。”

“就算是，那又怎样？”黛德以挑衅的口气说，“他总归是爷爷，必须照料孩子。他不大可能害她的。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该负责的应该是他，而不是我。”

“我真是很想弄明白，”巴贝尔接着说，她语气中有一种刨根问底的味道，“那老头浑身上下那种打扮，住在高高的山上，像个隐士一样，很少见人，他心底里到底怎么想的呢？关于他什么闲话都有。说真的，黛德，那些闲话，你从你姐姐那儿一定也听到不少，我没说错吧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我知道不少，可我不会又说出我听来的那些话的；如果传到他耳朵里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关于草场大叔的种种事情，巴贝尔老早就想弄个一清二楚了。她不懂草场大叔为什么那么痛恨他的同乡，为什么非独自生活不可；她也不懂为什么大家一说起他来都压低了嗓门，好像生怕说出什么得罪他的话，

可又不愿意接纳他。巴贝尔甚至纳闷,为什么全德夫利的人都管他叫草场大叔,他不可能是所有居民的叔叔啊。不过,那毕竟是乡俗,她也只能照别人那样管他叫大叔。巴贝尔是不久前才嫁到德夫利来的。她的娘家在山下的普蕾蒂高,所以她不怎么了解从前的种种事情,也不太认识世代居住在德夫利一带的人。黛德却正相反,她生在德夫利,长在德夫利,和妈妈一块生活。一年前她妈妈去世了,她才去了拉加茨的温泉浴场,在那儿的一家大旅馆里做女佣。这天一大早,她就带着孩子从拉加茨动身,搭乘一个朋友的干草车到了梅茵菲。巴贝尔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来满足她的好奇心。她亲密地挽住黛德的手臂说:“我知道能从你那儿找出事实真相来,我会弄清楚与他有关的那些流言蜚语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相信你了解整个经过。告诉我吧,那老头出了什么事?他以前也像现在这样离群索居、愤世嫉俗吗?”

“你瞧他至少有 70 岁了,我才 26,我怎么可能告诉你他以前是不是这样呢?所以你也别指望我知道多少他年轻时的事。不过,要是我告诉你的事肯定不会在普蕾蒂高家喻户晓的话,我倒是可以讲讲他的种种故事。我妈妈是多姆莱施那边的人,他也一样。”

“胡扯,黛德,你什么意思嘛?”巴贝尔有点生气地

说，“普蕾蒂高绝不会那么闲言碎语满天飞的，而且有必要的話，我也会口紧得很呢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我告诉你——不过，等一下。”黛德警觉地说。她回过头去，想看看那孩子是不是靠得太近，以免她要說的那些話被听了去。可是孩子却不见了，肯定是刚才走岔了道，没跟上她们，而她们俩聊得正欢，一点也没注意。黛德停住脚步，向四下里察看。来路弯弯曲曲，不过整条路却在眼底下清清楚楚，一直通到德夫利；可是这会儿，一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“我知道她在哪儿。”巴贝尔惊叹道，“瞧那边！”她指向远离小路的一个地方。“她跟牧羊人和山羊一道在爬那边的山坡呢。我还奇怪今天他怎么还没赶着羊来呢。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件好事，他会照看孩子，你也可以好好讲讲你的故事了。”

“噢，说到照看，”黛德说，“那小子用不着惹那麻烦。她只有5岁，可一点也不笨，两只眼睛可机灵呢。她把什么都看在眼里，我常常发现她这样，而且以后这也会给她带来好处的，因为那老头除了两只山羊、一间小房子外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他以前也有别的吗？”巴贝尔问道。

“他？我敢肯定他有的。”黛德兴奋地说，“他曾经是多姆莱施最大的一家农场的主人。他是两兄弟中的

哥哥；弟弟是个沉静、循规蹈矩的人，可哥哥却只爱摆大绅士派头，在乡下骑着马荡来荡去，和一群坏家伙混在一块，那些家伙谁也不认识。他喝酒、赌钱，把财产花个精光，事情传到他爹娘耳中后，老两口相继伤心地死了。做弟弟的也落得个身无分文，一怒之下远走高飞了，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，而大叔自己也两手空空，只剩下一个坏名声，于是他也走了。有一阵子他不知去了哪儿，接着有人发现他在那不勒斯当兵；这以后的12到15年里他又杳无音信。最后他重新出现在多姆莱施，身边带了个小孩子，他一心想把这孩子放在亲戚家里。可是家家都给他钉子碰，因为大伙儿都不愿再和他来往。他饱受冷遇，一气之下发誓再也不沾多姆莱施的边。这样他才来到德夫利，带着他那幼小的儿子住了下来。他妻子大概是格里松州的人，他们就是在那里相识结婚的。婚后不久他妻子就死了。按说他也不是一文不名，因为他还把儿子托比亚斯送去学木匠活。托比亚斯可是个踏踏实实的小伙子，德夫利人都喜欢他。但是大家仍然信不过他老爹，甚至还有谣言说他是迫不得已才从那不勒斯逃出来的，也许他真是一身是祸，他还杀了一个人，当然不是公平单斗，你要知道，也许是吵着吵着就动手了吧。可不管怎样我们也没有不认这门亲，我妈妈的祖母和他的祖母是

姊妹，所以我们才叫他大叔。而且在德夫利几乎所有人都和我爸爸有亲戚关系，因此这地方的人也都管他叫大叔。再说他又住在山坡上，大伙儿就叫开了草场大叔这名字。”

“后来托比亚斯怎么样了？”巴贝尔问道，她刚才听得可用心呢。

“别急，我就告诉你，事情总得一件一件说吧。”黛德回答。“托比亚斯在梅尔斯学手艺，学徒期满后他就回到德夫利，娶了我姐姐阿黛蕾。他们相亲相爱，婚后日子过得不错。可是他们的快乐日子却不长久。结婚才两年丈夫就去世了。他干活时一根大梁砸到他身上，当场把他压死。他们把他抬回家来，阿黛蕾看到她丈夫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受了惊吓，伤心过度，一下子就垮了，她发起高烧，病再也没好。她一向就特别容易得一些稀奇古怪的病，她生病时谁也不清楚她究竟是醒着还是睡着了。所以托比亚斯下葬两个月后，他妻子也追随他而去。他们的厄运成了远近闻名的话题，无论是私下聊天还是在公开场合，大家都说这是对大叔不敬上帝的惩罚。有人竟然还当面跟他这么讲。我们的牧师苦口婆心地想唤醒他的良知，劝他忏悔，可老头子大发雷霆，反而六亲不认，任谁也不理睬。大家也想方设法躲开他。突然间我们听说他在山上草场安了

家，不打算再下山了。打那会儿起，他就在山坡上孤零零地过日子，跟上帝、跟大伙儿对着干。我和妈妈把阿黛蕾的小家伙领过来照料，那时候她才一岁。去年我妈妈去世后，我去了温泉浴场赚点小钱。我给了上头村里的乌苏拉老太太一点钱，让她照看照看孩子。整个冬天我都待在浴场，我会缝补编织，不愁没活干。有一家子从法兰克福过来，我服侍过他们。今年一开春他们又来了，还是要我跟他们走。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。对我来说，那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地方，我可以跟你打包票。”

“所以你打算把孩子交给山上的老头子去养？黛德，我太吃惊了，你居然想出这么个法子，我没话好说了。”巴贝尔的口气里满是指责。

“你什么意思嘛？”黛德回嘴说，“对这孩子我尽到了责任，现在你让我拿她怎么办？我当然不能带着5岁的孩子去法兰克福。唉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，巴贝尔？我们这会儿离草场还有一半路程呢。”

“我的目的地已经到了。”巴贝尔回答，“我有几句话要跟牧羊人太太说说，她冬天里常常为我纺点羊毛。那么，再见，黛德，祝你好运！”

黛德和她的朋友握握手，然后站在原地，看着巴贝尔走向一间黑褐色的小屋。小屋离山道不远，屋子四

周的谷地挡住了一些山风。从德夫利到草场这一段路程，小屋大概位于正中。还算好，小屋周围有些遮挡，因为它破烂不堪，东倒西歪，眼下看去也是一个极不稳当的屋子，等狂风呼啸着扫荡山间时，屋里的每样东西，门啊，窗啊，都会摇得格格直响，朽木颓梁全都吱嘎吱嘎晃个不停。即使在眼下这种气候里，牧羊人这间屋子如果放在没有遮挡的山坡上，一眨眼功夫也会被风直刮到谷底。

11岁的彼得就住在这里。他每天早上下山去德夫利，然后把他的羊儿赶到山上，让羊儿整天在山上自由自在，大嚼可口的山花野草。

到了傍晚，彼得就带着他那飞毛腿畜牲，撒开脚丫，奔下山坡，又回到德夫利。到了那里后，只听他一声呼哨，羊儿的主人们就纷纷过来，各自领着羊儿回家。听到他的口哨跑出来的，常常是些小小子、小姑娘，他们一点也不害怕性情温顺的山羊。整个夏天里也就这会儿，彼德有机会见见他的小伙伴们，其他时间他都得一个人和羊儿呆着。其实他家里还有妈妈和瞎眼的奶奶，可是他总是一大清早就得离开家，而晚上从德夫利回来时又晚得不能再晚了，这倒是因为他要和小伙伴们聊天玩耍，常常尽量多挨上一段功夫。所以他待在家里的时间，总共也就够他早上咽下牛奶面包，

晚上咽下同样的一餐，然后倒头大睡。他的爸爸也做过牧羊人，年轻时也是如此谋生活的，几年前他在伐木时出了意外死了。他的妈妈真名叫布丽吉塔，可大家还是沿用旧称，叫她“牧羊人太太”。瞎眼的奶奶，也真地成了四邻老老少少的“婆婆”。

黛德站了足有 10 分钟。她四处观望，想找到两个孩子和山羊的踪迹。然而她连他们的影子也没看到，于是她爬到高一点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把山谷都收入眼底。她不停察看着周围的山坡，神色越来越焦急，举动也越来越慌乱。这时候，两个孩子绕着道越爬越高，越爬越远。有很多地方长着各种灌木、野草，是山羊的美味佳肴，这些地方彼得都很熟悉，他喜欢把羊儿带到没人去的地方。小女孩热得难受，厚厚的衣服又把她压得够呛，开始时她跟在他后面喘着气，费力地往上爬。虽然她什么都没说，可两只小眼睛一会儿看看彼得，一会儿又看着腿儿细细的山羊。彼得光着脚丫，只穿一条薄薄的短裤，步履轻捷地跳上跳下，而山羊跃过山岩和灌木，奔上陡坡，更是轻松快意。突然她一下坐到地上，小手指飞快地动来动去，把鞋袜统统脱掉。然后她立起身子，解开厚厚的大红围巾，把它扔开，接着又解开大衣。大衣一下子就脱掉了，可她还裹着一件大衣，黛德图省事，不愿带行李，就在家常的大衣上又